

I217.2
226
3:5

BH41105

第 五 卷

散文文论



四川文艺出版社
B 540108
一九八八年 成都

责任编辑：蒋牧丛 晏开祥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陈 维

书名 陈白尘选集·第五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375

印数 1—500册 字数 356千

ISBN7—5411—0068—4/I·69

定 价：（精装）7.60元



作者一九六三年在漓江上

是又写下一些。这样也积累了一、二十万字。~~但是~~
~~如前所说~~ ^所过~~多~~写作，而在编《五十年集》时没有找到
 的旧文中~~也~~ ^{又找}出几篇，~~零零~~ ^共的四十篇。
 和《五十年集》中所选出来的大约~~相等~~ ^{相等}，合成这一
 本选集。~~因此，在本书的序言里，要写一些。但我不是~~
 是学~~国~~ ^学商场上买一搭一打生意经；既然要从一
 些~~所~~ ^所写的东西里选，则五十年里所写也不能概
 不认账。我说难编，就难在这。

我起初学写小说，后来学写戏剧，又后来还
 一度~~学~~ ^学写电影剧本，但还没去开戏剧。这种一再改变，
 我~~曾~~ ^曾美其名曰：“是革命的需要”。但现在~~写~~ ^写散文之
 类，又怎么谈呢？一位朋友安慰我：“伟大作
 家到晚岁都是写散文和回忆录之类的。”这自然很
 好听。但在伟大作家则可：他们已完成巨著之后，
 写些珍贵的回忆，对后学也是极其有益的。我

出版说明

《陈白尘选集》第五卷，选编了作者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五十年间所写下的散文、随笔、游记、回忆、杂感和书序。其中，除部分作品选自作者的《五十年集》外，其余系作者的旧作拾遗和作者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间的新作。

忆眸子.....	108
忆鸭群(上).....	118
忆鸭群(下).....	128
忆探亲.....	139
后记.....	150
“五世同堂”怀旧.....	155

第二辑

我要沉默了.....	163
举起笔来.....	165
“岂能让人”.....	167
一个时代的开始.....	169

稿酬·出版·发行.....	172
---------------	-----

谈悼词及其它.....	180
我的“怪论”——答读者问.....	183
神·鬼·人.....	185
一、说神.....	185
二、话鬼.....	187
三、谈人.....	189
四、论鬼神之战与人.....	192
人才难得论.....	195
“悄悄的革命”.....	198

第三辑

战士的葬仪.....	203
------------	-----

寄向沙锅窑	208
疚	210
忘却了的纪念	215
献——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	222
中国作家的导师——敬悼茅盾同志	229
哭田汉同志	238
哭翔鹤兄	244
忆金镜——纪念侯金镜同志逝世十周年	252
一项未完成的纪念	260

第四辑

未造成的梦	267
——电影《断笛余音》拍摄断忆	267
上海艺大的“戏剧系”	273
南国与西湖	281
影人入川记	287
记《华西晚报》的副刊	296
田老轶事三则	306
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	317

第五辑

中国剧坛的骄傲	341
——《田汉选集》《话剧卷》序	341
献给人民的笑——《何迟相声集》序	354

袁盛亚——《刘盛亚选集》代序……………359

《主任外传》代序……………365

——给作者王少燕的一封信……………365

有所为有所不为……………370

——《带血的谷子》小序……………370

《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序……………374

忆丁易——《丁易杂文》代序……………378

《李杰剧作选》代序……………383

——给李杰同志的信……………383

序《劫收日记》……………387

难关与希望 创新与继承——读稿杂谈…389

第六辑

给我的小读者……………409

——《一个孩子的梦》代序……………409

关于《太平天国》的写作……………415

——《金田村》序……………415

我的欢喜——《乱世男女》自序……………424

“暴露”和“悲观”——《秋收》序……………429

《大地回春》代序——给巴人……………434

关于《大地回春》……………441

《结婚进行曲》外序……………443

历史与现实——《大渡河》代序……………452

《大渡河》校后记……………466

岁暮怀朱凡——《岁寒图》代序……………469

岁寒絮语——为《岁寒图》演出作……………476

序《升官图》的演出·····	480
《升官图》演出献词·····	483
感谢与祝福——为《宋景诗》上映作·····	485
《岁寒集》后记·····	489
谈《大风歌》与历史剧·····	492
《大风歌》首演献辞·····	496
为《大风歌》演出致首都观众·····	499
《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	502
《阿Q正传》改编者的自白·····	512
《阿Q正传》改编杂记·····	522
向《阿Q正传》再学习·····	531
《阿Q正传》剧本日译本序·····	536
《五十年集》前言·····	538
关于“我的第一本书”·····	540
《幸福狂想曲》后记·····	543
《散文选》编后·····	546

第一辑

100

100

还乡杂记

一 溜出了墓门

在活人的坟墓里整整住了两年半。今天，毕竟给我溜出来了。

我站在墓门之前，深长地嘘了一口气，偷偷地横了铁门一眼，提起布包裹便走。想，从此走上生路了吧？

这儿是被称做天堂般的地方。在铁门里面时，是当做梦般想念着的，现在我投进它的怀里了。可是古怪的车夫为了显示他路途的透熟，只拉着我往一些僻巷里钻，偏不从可以显示天堂面目的马路上跑。

黄包车在碎砖路上摇摆，一些灰黑的墙壁，灰黄的木板门从身旁跳过。从那些门里现出一团团千百年的破棉絮似的杂物，有死灰色的木器，有污泥色的破缸，有熏得焦黑的神龛神像，衬上一张两张黄蜡的面孔，睁大了眼眶子投到车子上来的眼光，是那末死沉沉的，和周遭的杂物一样，古旧得可怜！这仿佛是走进死之城，除了灰的颜色以外，什么也没

看见。听说已经是春天了，可是没见到一点青的树叶，——其实我也没有看见树。——更没有看见一点红的花。在那灰色的天地间使我眼睛交换一下色彩的，只有贴在门头上的红纸。可是，那又是和死人蒙脸布似的红色，给风日渐吹晒得和泥土的颜色相似了。

除了这部车子在这些僻巷中冲撞着以外，那些灰色门框中的人们，好象在这世上已经度过几百千年似的疲倦了。他们是那末迟钝，呆滞，轻缓，懒散地动着；低沉，轻飘，而又极简单地讲着；似乎在哀悼着他们亲人的死亡。

车子从僻巷里穿东穿西，只看见车夫的背在不住的簸动，粗壮的喘息和着拍子。

我被窒息得赖不住了：“能不能从马路走呀？”

“就上马路了。”他说。

车子一转弯，我果然就看见了马路。

一座雪白的粉墙迎在眼前，几幢洋房被抱在它的怀里。几株碧绿的垂杨柔发似的披在那墙头上，拂着路沿行人的头顶。这该就是天堂的面目了吧？我心中一喜。

车子的速度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慢下来。我放开了眼睛想仔细看看这天堂。可是天！车夫又把我拉到一条新辟的马路上来了，过了那堵白墙，沿路上都是断屋折梁，被横剖开的房间象演完了戏的舞台面，而在僻巷中使我头痛的灰色杂物又在到处出现了。半截屋梁，几根屋椽，伸出在每一个屋子的头顶上，使我想起从乱葬坑里走过时所见到的露出泥土来的棺材板。

我毕竟看不到天堂了！

车夫的肩背不住地簸动，粗壮的喘息和着拍子。他当然没曾听见我心里的话，并不理睬我，只默默地向前跑。

到了车站，买到一份报纸，打开来便看见电影艺人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刚吃了一惊，从西来的三四等车已经到站了。

二 车厢中

在车站上一扇玻璃镜里看到自己的瘪三似的形象了：一个光滑的头颅在这初春便没了帽子；一件棉袍是比我小九岁的一个大孩子送给我的，离脚面子有五寸高；一个白布包裹，说是被头，太小；说是书包，太大。挟在膈肢窝里总象偷来似的局促不安。想到与其跑到三等车里受人奚落，倒不如四等车里来得个身心痛快。而且，四等车只要大洋六角，到底也便宜四角钱。可是我忘了这个站头上的客太多，等我踱到车厢中，厕所门前已经挤满了人了。

好容易挤到较松的地方，可是也找不到一个位置。每两个人坐在一张椅上，高抬起眼睛望着窗外，没一个人有让我半个位置的意思。虽然这椅子也很可以坐下三个人。——并且对面一张椅上就是证明。可是身旁这椅上两位客人早就猜透我的心思了。一个胖胖的家伙故意闭起眼睛装磕睡，靠窗子的一个扭转头去看风景；并且顺势把屁股一转，上身伏在窗上，两人之间的一点空隙便被他的屁股填塞了。胖子也向里一倒，这就使我不好再开口。

在我，倒也不在乎此。已经足足坐了两年半，站站也何妨！于是抬头找地方放下包裹。可是哪儿都堆满了，便不得不放在一只别人的小网篮上。

“喂，怎么放在我的东西上？”

低下头来才知道靠窗子的那位朋友向我抗议了。

“没有多重，朋友。”我说。

“不行！我的篮子不能压！”

不知是这几年来的脾气改了，还是我没有精神和他争执，我只笑了笑，把白布包裹推到另外一只皮箱上面去。

呆呆地靠在人家椅背上，尽看着窗外的溪流，水车亭子，和站在亭子旁嚼草的牛，也感到无味了。这才记起我还有一份《申报》在包裹里，便打开来看，眼睛随着车子在字头上跳。但也勉强读下去。

“先生！”

这样一个声音使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因为这两个字已经近三年不和我发生关系了。然而事实是向我叫的。转过脸，那靠窗子坐的一位朋友已经站起来了，满面春风地招呼我。怪了，是让我坐吗？我想。

“是《新闻报》吗？先生，借一借！”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那位朋友老实不客气，已经自动的从我手里抽出一张报去了。

于是胖子也不再睡觉。

我更懒得说什么，低头还看我的报。因为阮玲玉的自杀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死去的一个女孩子的事。

许多死人的阴影正在眼前活跃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身边

挤过，回头一看，原来胖子提了裤子正向厕所去了。靠窗的那位朋友才移过身体来预备睡下。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便转过脸来。可已经碰到他的眼睛了。一种怯弱的光向我射出抱歉的神色，一边抬起身子：

“先生，坐吗？”

不知道从那儿来的气，我大声嚷道：“不坐！”

四周的人都吃了一惊，我也为自己的声音所惊醒，便悻悻地走向车厢的另一角落去。

三 旅邸自杀者

这旅馆的穿衣镜子偏偏不上不下地装在扶梯的中腰上。当我再看见自己而想脱身走出时，已经是不可能了。硬着头皮走上了二楼，一个茶房把我看了半晌，才懒懒地问：

“要——房——间——吗——？”

我懒得连话都不答，只点了下头。

茶房更怀疑地看了看我，但顺手推开一间漆黑的小房间。又扭亮了电灯。

“好吗？”

我知道嫌好嫌坏都会使这位茶房笑话的，他的眼睛当然不会开错了房间。在我，最好的办法便是承认满意，于是我又点点头。把小包裹向床上一丢，顺势倒身躺下，疲倦地叫了一声“啊！”

茶房又回头看我一眼。